

“麻辣Lady”要告诉你：

梦幻的白马王子不如你能亲自蹂躏的男人，要做女强人就要学会放纵自己，

而爱情不过是7克眼泪、10克微笑、15克蹊跷、30克口水。

麻辣Lady=70%的娇艳+30%的剽悍



职场打昏了她，爱情吻醒了她。

麻辣 *lady*

锦毛鼠◎著



彩虹堂

■ 珠海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辣 Lady / 锦毛鼠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689-976-2

I. 麻… II. 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8155 号

麻辣 Lady

作 者: 锦毛鼠

终 审: 潘自强

责任编辑: 斯 红

特约编辑: 钱其强

封面设计: 80 零·娘子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s.net

E-mail: zhcbs@zhcbs.net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数: 48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976-2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¹ CONTENTS

- 第1章·我烦猪屎宝.001
第2章·没有力气.004
第3章·三八婆.008
第4章·大姨妈来了.011
第5章·狼外婆上门.016
第6章·荷尔蒙泛滥成瘾.018
第7章·人人都有强迫症.025
第8章·集结号.028
第9章·放冷枪.032
第10章·审讯室.036
第11章·晚饭座谈.040
第12章·要爱你的敌人.044
第13章·人人都在说校友.048
第14章·相亲文艺男.052
第15章·忽然想起罗成.057
第16章·大脑皮层功能紊乱.059
第17章·冤家路窄.063
第18章·内心深处本能的呐喊.067
第19章·极度疯魔.069
第20章·婴儿渴望接吻.073

第21章 ·一枚银质纽扣	076
第22章 ·迷乱的夜宴	080
第23章 ·时速100公里的飙	084
第24章 ·害了心病	090
第25章 ·热血演讲	092
第26章 ·潮汐涌动	097
第27章 ·地平线	101
第28章 ·王母娘娘的吻痕	105
第29章 ·两只蚂蚱	108
第30章 ·秦朝瓦罐	112
第31章 ·不良保镖	116
第32章 ·大妖怪	120
第33章 ·封印	124
第34章 ·雪菲归来	129
第35章 ·接风宴	131
第36章 ·卧谈会	137
第37章 ·甲虫燃烧	141
第38章 ·怕他个鬼	147
第39章 ·不吃辣的男人	152
第40章 ·别吃死他	157
第41章 ·章眼里的蓝灯	162
第42章 ·章狐狸精夜啼	167
第43章 ·章吃了黑心钱	172
第44章 ·章爆炸性事件	177
第45章 ·狗贼的15分钟	182
第46章 ·说了一段评书	187
第47章 ·一切源于张坤	193
第48章 ·古生物的爱情	198
第49章 ·罗汉庙	203
第50章 ·桃花煞	208
第51章 ·拜见稟福大大	213
第52章 ·谁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	218
第53章 ·突发事故	224
第54章 ·探病	230
第55章 ·喜伤心、忧伤肺	235
第56章 ·所谓情魔	240
第57章 ·风水轮流转	246
第58章 ·打上门来	251
第59章 ·眼前一片模糊	256
第60章 ·突然跳出的记忆	262
第61章 ·人间骚味	267
第62章 ·Johnny快回来了	275
第63章 ·旁听席	275

目录

第79章·雨中忧伤曲.	345
第80章·失踪的两个人.	349
第81章·李稟福的第六感.	352
第82章·又是一个影子.	356
第83章·打开一扇门.	357
第84章·给骆驼的酷刑.	360
第85章·孽缘.	362
第86章·复苏的迹象.	365
第87章·她的手上有什么.	367
第88章·大结局.	370



第64章·结盟大会受到惊扰.	281
第65章·情焰燃烧.	286
第66章·偷拍事件.	291
第67章·可怜巴巴的小卡片.	297
第68章·与邵秘书结伴而行.	302
第69章·在房间里遥控接吻.	308
第70章·遇到一个贱男人.	314
第71章·谜题初露.	318
第72章·石头币的梦想.	322
第73章·我们都在等待什么.	326
第74章·回归天旋地转.	329
第75章·与臭屁王子对面而坐.	331
第76章·不让她看到我眼角的泪.	336
第77章·我一直在等他.	339
第78章·与狐狸精谈判.	343

我烦猪屎宝

第1章

这么多年,我看自己脑子进水,从眼窝流出来,又干涸。

——《辣椒手记》

据我所知,人类的智力水平有如下分类:智商一百四十以上,称为天才;智商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为优质;一百至一百二十为良好;九十至一百为有才;八十五至九十为一般;七十至八十五为将就凑合;六十至七十为轻度智力停顿;五十至六十为蠢;二十五至五十为笨蛋;二十五以下为白痴。

像我们经理这样,开会的时候,把一个话题颠来倒去说个没完,其智商介于二十二到六十六之间,也就是俗话说的傻×。

真的,我真想踹死我们经理!

你的后半辈子幸不幸福,取决于你二十四岁的时候能不能遇到一个恶心经理。我不幸就遇到这么个限制级宝物,大名朱世宝。此时此刻,我在会议室盯着他脑门的一撮头发,NND,真像猪尾巴!

“……我希望两个组齐头并进,争取赶在下个月五号前,再拿出两套方案。”朱世宝劈了一下手掌。

难怪同志们给他起个外号“猪屎宝”。其实无论“猪屎宝”还是“猪屎饱”或者“猪食饱”,总之他往下劈的那个动作,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我真恨不得揪着他的耳朵,对他咆哮:“基因里没有亚洲雄风,别假装自己很MAN,你这样很欠扁啊!”

那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在我的意识中飘荡许久。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朱世宝的左边是唐娜领导的企划一组,右边是我领导的企划二组。我身旁坐着小欧,我们二组的铿锵女将。再往那边是小岑,她的眼神飘来飘去,不时掠过斜对面的奶油浑蛋程辉。

一组组长唐娜就坐在程辉旁边,绰号“廿四”,是我在深蓝广告公司的天敌。唐娜眯着眼睛似睡非睡,今天显得很安静,往常开例会总要和朱世宝争论几句。

我越来越烦躁,开始研究自己的手相。

回忆和疼痛,是岁月咬的坑儿。在我的两个手掌心,沿着爱情线和生命线平行的地方,有两个浅浅的坑,那是第一次上床后留下的印记。每个见到它们的人都嘿嘿冷笑,心怀叵



测地让我用蜡油封住。我无所谓。

我可以握住双手,但我无法填充内心那个绝望的空隙。那是骆钦留给我的。

我们相爱的时间,只有一个月,随后他突然不辞而别,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痛苦。

“……辣椒？辣椒！”梦境一般飘忽不定的声音传来,招魂似的在我耳畔萦绕。

不知哪个同志掐了我一下,然后是小声催促:“陈辣椒,要死了,经理在喊你。”

“干嘛掐我?非礼啊!”我尖叫一声。

会议室静默了四秒钟,然后满堂“哄”的一声。哄什么?造势啊?一群马屁精!

“辣椒,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朱世宝的声调不高,很有风度。

企划部经理室,我可没少进去过。我很山炮地迈着方步,尾随朱世宝而去。走到门口,我回头朝会议室扫了一眼,残酷地说:“刚才谁掐我一下,骚扰本姑娘,没完啊!”满堂又是“哄”的一声。

我出了门,朱世宝已快到走廊尽头了。

朱世宝的腰比较粗,这是常年坐办公室落下的病根。腰粗的人,容易患前列腺炎。朱世宝的屁股很像一只脸盆,相书上说,男人的臀部最重要,而且直接与他的智能挂钩,也就是说,只要看懂了男人的屁股,就能了解男人的脑袋。

根据我的江湖经验:屁股像脸盆的人,算得上富贵命,所谓“屁股聚宝盆,一生不犯瘟”。

可惜朱世宝的败相,是他的屁股造型不好,沉甸甸的,下坠较严重,说明他的肉体对于地心引力太敏感,也说明,朱世宝是很容易向生活妥协的男人。

我研究手相、面相、星座是比较有水平的,没事也念个小咒、跳跳大神、发发癔症,所谓学贯中西、通达天地,说的就是本人。对于朱世宝这点小儿科的揣摩,当然更不在话下。

但“屁相”是一门新学科,我对屁相的研究工作,主要靠自学。我观察过很多男人的屁股,比如刘德华,还有古天乐和金城武的“屁相”,总体而言:拥有一款合心合意的公众型屁股,是成功男人赖以生存的保障。

我从洗手间出来,进了朱世宝的办公室。

朱世宝坐在大班桌后面,静默了十秒钟,似乎要给我无形的心理压力。

十秒钟之后,朱世宝忽然换了一副嘴脸,十分汉奸地望着我。

“看什么?”我坐在沙发里。

“咱们两个虽然青梅竹马,可你好歹也给我一点面子啊。男人的面子嘛……”他哭丧着脸说,“男人的‘面子’比‘里子’重要得多。特别是开会的时候,你像花痴一样死盯着我,万一被同志们看到了,影响多坏啊。”

“我……盯着……你?”

“是啊。可惜没有情景回放,不然请你再欣赏一遍。”

“我呸死你个千秋臭狗屁，我……”

“好了好了，花痴就花痴，这也没什么，你看你，脸都变成了猪肝色。”朱世宝憨厚地笑着，“男人的‘面子’真的比‘里子’重要。比如说，一个男人可以两个月不洗内裤，因为除了最亲密的人，其他人也看不到，但如果他的面子被剥夺……”

我严厉地制止了他：“朱世宝，我要纠正你两个错误：一，我跟你没有青梅竹马；二，你洗不洗内裤，关我什么事！”

朱世宝很高兴我与他展开辩论。他双手交叉，微笑地说：“辣椒，咱们小时候可是住在楼前楼后的，那时的你，虽然像个野小子，其实呢，你的内心却很脆弱。幸亏我比较成熟，主动以大哥哥的面目出现，无微不至地关怀你、保护你，甚至为了你，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没那么夸张吧？”

“有一次，一条流浪狗想咬你，是我主动献身，引诱了它，请它来咬我的。你看……”朱世宝从桌子后面出来，卷起裤管，给我看他的小腿。他的腿上没多少毛，看起来还算干净。

“恶心死了，收起来吧。”

“你看这牙印……哎？奇怪，怎么瞧不清楚了……等等，我先搓一下……”

“行了行了。”我摆摆手，“别搓出一块狗泥来。”

“那你承认咱俩青梅竹马了？”他很得意。

“朱世宝，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其实很没品。”我站起身，“老子忙着呢！”

“等等。”朱世宝的脸色忽然一沉。这浑蛋，跟一张狗脸似的说变就变。看来当年被疯狗咬了一下，后遗症很严重，“你没听到风声吗？”

“什么？”

“有人想要收购咱们深蓝公司，你好像一点都不在乎。”

“我在乎什么？无非是换老板嘛，只要自己有本事，谁来了都能混饭吃。”我义正词严。

朱世宝摸了摸下颌：“话虽这样讲，但深蓝培养造就了我们，我是一个恋家情结很深厚的男人，如果谁把深蓝侵占了，我心里会有一些不爽。”

“你爽不爽关我屁事啊！”我白了他一眼。

“辣椒，开会的时候，你一直在研究自己的手掌，有什么讲究吗？”朱世宝认真地问。

我被他气乐了。“老朱，省省吧，多管管自己的事。”

“我？什么事？”朱世宝大眼瞪小眼。

“你也该找个女朋友了。”我好言相劝，“公司小欧对你有意思，要不要我给你搭个线？”

“算了，不提了。”朱世宝的口气忽然一沉。

这个受虐狂，我知道，他还是忘不掉给过他伤害的那个女孩。我听过他的业绩。大学时代，朱世宝不幸恋上一朵校花，这种故事的结局，用脚趾头都能猜得到。

后来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天夜晚，朱世宝光着膀子追一辆车，只因那辆车接走了他的初恋。他追出去四公里，被一块冰茬狠狠绊住，整个人翻起来摔到地上，居然又弹起来，像一只死青蛙，四脚朝天躺在雪地里。

那时候他很瘦，像一扇排骨。他把自己扔到地上，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瞪着黑沉沉的天空。他连一辆像样的车子都没有……

“你呢？辣椒，不是大哥我说你……”

“闭嘴。你是谁大哥？”

“好。那作为一位好朋友、好同志、好领导，我衷心劝你：辣椒，别自虐了，骆钦不会回来的。”

“你少提那个名字！”我咬牙道。

朱世宝听出我声音里的煞气。我转过脸，望着窗外的楼群。

他的办公室，最吸引我的就是那扇玻璃窗。落地大窗，视野开阔，十五层以下是环城公园。更远的地方，依山傍水建着一排别墅。在飘雪的黄昏，会看到天边闪动的冰蓝色光痕，雪花像一群安静的热带鱼，在天地间缓缓游动。

我的眼前忽然模糊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每次触及“骆钦”那两个字，我的泪水就控制不住呢？

我更用力地扭过肩膀。

爱情究竟是什么？以前觉得，爱情就是两个北极熊紧紧拥抱，一直到天荒地老。后来呢？

后来到了冰川纪，世间唯一的一个北极熊，走失了。

剩下的这个北极熊，从茫茫冰原醒来，站在那里。

地上连个像样的影子都没有。

没有力气

第2章

下了班独自回家，忽然想起，要给妈妈买条围巾。我走到小区对面的连锁商场。顾客不多，大玻璃窗上贴着店庆字样。

我鬼使神差地经过化妆区。在香水柜台前，我四处打量。灯光下，漂亮的瓶子像水晶宝宝似的朝我招手。每一个闪光点都那么诱人。

我猛然停住脚步，心里一颤。

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宣传画上。一个俊朗飘逸的男模特，眼神忧郁，作为某款香水的

代言人，实在很恰当。

“小姐，有什么可以帮你吗？”服务员微笑着问。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鬼上身一般。

“您想选购什么款式的香水？”服务员继续说，“这是我们最新的 Subtil Pour Homme 蓝色经典男香……”她寻找着我的目光，但我的目光与她完全没有交流。

我的视线越过她，盯着那幅海报。

那模特和骆钦太像了。特别是那眼神，还有微微前倾的手臂，想要挽留什么，或者迎接什么。

骆钦也喜欢黑色、浅蓝色和暗红色调。我们第一次约会，他以纯粹明亮的夏日白色作点缀，他的衬里则是单一、明亮的暗红色。

我们第一次上床前，骆钦请我吃阿拉斯加鲑鱼。那种鱼在纯净的北太平洋生长繁殖，用香料腌制后，口感柔韧香脆，又透出一缕鲜甜，正符合骆钦的特性。

在床上，他品尝了我。开始我们都有点慌乱。他褪掉一半的内裤卡在我的腿上，我的内裤却怎么也扯不掉。他爱抚我，带给我焦灼的渴望。他喘息着，在耳畔呼唤我的名字。我迎着他，轻唤他的名字。

我那么爱他，那么爱他，天崩地裂一般。

我把自己完全打开了。我们纠缠在一起，彼此像鱼一样执著，像鱼一样索求无度。我流泪了，浑身发抖，很痛，但是很幸福。我彻底包容了他，就好像一辈子在一起，好像两个北极熊紧紧相拥。

我的血绽放在床单上，白色床单，嫣红的玫瑰。

我的两个手掌心，顺着爱情线和生命线平行的地方，出现了两个浅浅的坑儿。

骆钦把脸埋在我的胸脯，我娇挺的身体瑟瑟发抖。他把嘴巴移到我的耳畔，灼热的气息冲击我的耳膜。他对我说：“爱你。”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三次。我们用力吻着，嘴里分泌着甜蜜的味道，就在那迷乱的夜晚，他疯狂地爱着我。那样就够了。榨干了所有力量，一辈子的力量。

把一夜做得像一生那么长，然后用一生去焚毁这段记忆。痛苦能有多久，渴望就会有多久……

“对不起，您需要什么帮助吗？”服务员提高语调。

“哦不不，谢谢。”我慌乱地摇摇头，仿佛被别人窥破了秘密。

我快步逃开，走向针织区。

很久，我的情绪稳定下来。我在心里狠狠咒骂自己。辣椒，你真是贱人。辣椒，你去死吧。辣椒，你这个受虐狂。辣椒……辣椒……



我买了条天蓝色围巾，往家走去。
在小区遇到了保安小强，他正在巡逻。
“辣椒姐，下班了。”他憨憨地笑着。
“小强，你好。”我打了个招呼。
“辣椒姐，最近我经常看到一个男人跟着你。”小强不好意思地搔搔后脑勺。
“男人？跟着我？”我一怔。
“嗯，我见了好几次，在小区外面转悠，脸长得像个鞋垫，系着一条斑点领带。”小强说，
“你不认识他？”
我疑惑地摇摇头：“斑点狗为什么跟踪我？”
“啊，那就有问题了。”小强严肃地说，“辣椒姐，你放心，他不敢进来的，他要敢进来，我就用一招‘黑虎掏心’把他废了。”
“嗯，有你在，我绝对放心。”我笑着挥挥手，“我先回家了。”
一边上楼，一边还在考虑，“斑点狗”是谁，是不是小强看错了？可我有时也有种感觉，好像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直觉，臭屁的直觉。
我摇摇头，暂时打消这个念头。
家里很安静。我换过衣服，坐在客厅沙发，喝了杯牛奶。我舒展四肢，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然后我站起身，走进母亲的房间。
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我把围巾拿到她面前。
“妈，你醒了吧？看我给你买的围巾。”
母亲一动不动，闭着眼睛。我拧了块热毛巾，轻轻擦拭她的脸庞。
母亲是植物人，我从医院把她接回来，就一直这么躺着，到今天，整整四年了。
“妈，姨妈总让我去相亲，我知道，她想让我忘掉骆钦。我也想，可我做不到。”我哽咽一下，说不下去了。
我把热毛巾贴着妈妈面颊，她脸色苍白，神态安详。我确定，妈妈是能听到我说话的。
我轻轻握住母亲的手。她的手温凉如玉，但我探不到她的脉搏，太微弱了。也可能是我抖得太厉害。
父亲在我念初二那年，抛妻弃女，跟一个妖娆美妇去了南方。从此母亲变得神思恍惚。三年后的夏天，母亲遭遇车祸，虽然挽回了生命，却成了植物人。
我认定所有的灾难都是父亲留下的。从那年开始，我成熟了，我憎恶爱情，害怕爱情。
爱情是一口苦井，是悲伤的源泉。少女时代，在母亲身上感知到的痛苦，在我心里留下永恒的阴影。直到遇到骆钦，我的爱情，复苏了。
其实我的爱情一直都没有僵死，因为没有经过切肤的痛楚，所以还有一丝幻想。那幻想如一条毒虫，潜伏在心底，潜伏在最柔软的角落，等待着，等待那个命定的刽子手。

然后，骆钦出现了。他是上天派来的志愿者，到我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支援教育。他是我的爱情启蒙老师，也是我的克星，我的 VIP 杀手。

幻灭，一次就够了。我懂得了爱情。

我从青春玉女，进化到金牌糙女，从此，老子就是要玩弄那些臭男人，蹂躏他们的自尊心，撕破他们的面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撕破我内裤的男人——骆钦。

我站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蜷进床角，把自己置于坚实的墙壁中间。我的身体依托着身体，就像空气吞噬着空气。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屋里很黑。我发现我还蜷在床角，用力挣扎起来，伸展四肢，手臂和脚趾一阵酸麻。

看看夜光表，凌晨一点。窗外偶尔闪过车灯，透过帘布，将一抹橙色光芒洒在电脑桌上。我进了卫生间，洗洗脸，立刻精神百倍，再没有一丝睡意。

我坐到桌边，打开电脑接通网络，去同城聊天部落转转。

我在聊天室输入自己的用户名：美女独自在家。

这名字深刻大气，看着那几个字，我不由得对自己好感动。与其说我用这个名字意淫网上的男人，不如说，我在诱惑自己，诱惑自己拥有的这一小片黑夜。

我的名字出现在用户栏中，粉红色，似乎在闪光。

立刻有十几个男性 ID 朝我扑来。

是不是很寂寞啊……

寻女一夜情……

MM，咱们裸聊吧……

要不要语音做爱……

嘿，免费义务让 MM 看我的裸体……

类似这样的信息不断向我涌来。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不做回应。

我给自己冲了杯咖啡，点燃一支香烟。我不吸烟，只是嗅着香烟的味道，那种寂寞、骚动而又恬淡的味道，能让我平静下来。

这像一种仪式，没什么意义，只为了让自己安心。

我看着香烟一点一点地融化，听到烟头在燃烧时，发出轻微的“咝咝”声。那是黑夜发出的声音。黑夜的肺，在吞吐香烟。一片烟灰跌落在膝盖上，我哆嗦一下。香烟在耳畔发出轻微的“咝咝”声。我的毛孔好像都烧着了。

真是自虐啊！

又一片烟灰坠落，打在膝盖上。我坐起身，把香烟扔进咖啡杯。“滋啦”一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焦糊味。我好像听到香烟在沉沦前，发出不甘心的惨叫。



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多久？

我从聊天室退出来，打开QQ。我的QQ好友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骆钦。

但那是我自己加的。他离开以后，我用他的名字申请了QQ号码，然后自己加了自己。现在，我看着那个灰暗的头像，似乎又嗅到他身上的味道。

我很累，就那样睡着了。

三八婆

第3章

百分之七十的娇艳加百分之三十的剽悍，这才是真正的女人。反之，则是猪。

——《廿四的励志小语》

早上的例会，朱世宝经理又给我们施压了。

“近阶段，一组和二组的考核业绩都不理想。”他板着脸，“客户的广告投放策略要随着市场不断调整。我经常跟你们讲，什么是整体策略，什么是局部利益。当整体策略和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我们要以整体策略为主。”

“朱经理，我有不同意见。”唐娜说道。

作为企划一组组长，唐娜特别喜欢发表言论，表现欲已经上升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公司上上下下已经习惯了她的做派。

一个美丽妖艳的女人，想表现自己的智力水平，这种心态得到了群众的普遍理解，特别是中高层干部的理解。

“哦？小唐，你说说看。”朱世宝笑眯眯地望着唐娜。

“整体策略也要服务于各个局部利益。某个区间的局部利益受损，必然影响整体策略……”她不断做着手势。

典型的“浣熊女”特征。

虚荣，把生活定义为自私的舞台。身心失调加上月经不调，性格方面的错乱或许是从童年发展起来的。廿四幼稚的心灵一定留下过创伤，在漫长的成长岁月里，她想自我修复，怎奈创伤变成了潜意识中的阴影，逐渐造成人格扭曲。

她有时表现得狂妄自大，有时却冷若冰霜。她喜欢别人吹捧，却对身边的人充满猜忌，一旦别人对她的才华和能力提出一丁点儿疑问，她就会失控。

这种女人喜欢神经质的男人，而对于性生活，她的态度也很矛盾，一方面渴望肉体之

欢，同时又担心自己的欲望被不良男子利用。

我对唐娜的感觉只有三个字：不——喜——欢。

说来也怪，我第一次走进深蓝广告公司，便对这位美女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接着就从心里散发出天然的排斥感。

这不仅仅是两个美女之间的忌妒，而是她的神情、她的气质让我不舒服。我的脑子里好像有另一个分裂的我，对自己说：那个三八婆很麻烦。

所以我给她取了个昵称——廿四。

唐娜比我早一年进公司，在企划部生存得很舒畅。据小欧交代，我来之前，三八婆在企划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我踏入企划部的那一刻，“叭叭”一声，杀毒软件启动，一股剽悍的力量与廿四发生了碰撞。

当然，我的原则是：你走你的猫路，我过我的鼠桥。虽然前世可能结下过冤孽，导致今生冤魂不散，但我是讲道理的人，我们之间没有正面冲突。

她欺负别人，我也假装没看见。疾恶如仇，并不是我的一贯作风。

而我的潜意识中，却有个变态的念头：真希望她有一天向我发飙，我就有足够的理由修整这个妖婆。公司有不少弱女子都在期盼我们正面交锋。

等待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想看看两股势力的对抗，会以何种面目发展。

这场战争与荣誉和身份无关，而与无聊有关。

但一年来，我们都刻意回避着，揣摩着，演戏着。我们像丛林里遥遥相望的两头母豹，两只聪明而邪恶的职场动物，寻找着厮咬的时机。

会议室忽然变得乱糟糟的。我收回思绪，这才注意到，唐娜居然在和朱世宝吵架。说是吵架，其实也只是唐娜在责问朱世宝，朱世宝以习惯性的忍辱负重姿态，温和地望着唐娜。

妈的，在老子眼皮底下欺负人。我……忍……忍到一口气变成一个屁，这就舒服了。

唐娜气昂昂地说：“……朱经理，我不同意你的分析。就拿我们上个月运作的奶粉广告来说，客户要求投放之后的反馈率应达到十五个百分点，原本我们是可以实现的，但你独断专行，调整了平媒与视媒的宣传比例，造成客户的不满。”

“小唐……”朱世宝平静地开口。

“别叫我‘小唐’！”唐娜今天的表现特别失常。这其中有问题。

“哦，唐娜，客户对广告市场的运作，不如我们专业，而我们应该站在长远利益的角度考虑全局问题。这次损失的四个百分点，在市场不断调整发展中，会回报给客户十个，甚至二十个百分点……”

唐娜显然是在找碴儿，寻衅滋事。

这种没事找抽型，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唐娜昨天晚上的性活动不和谐，没得到满



足，焦渴的欲望只能通过情绪来宣泄；二，朱世宝可能得罪了唐娜，看他理亏辞穷的贱样，再联系到第一个问题……

我看看朱世宝，再看看唐娜，有没有这种可能——朱世宝搞了唐娜？

我真是BS自己，又佩服自己。这样高深的问题，我都能联系到一起。

我又看了看身旁的小欧。小欧，大名欧菁菁。这个娇弱型小女子，一直想钓朱世宝，自己却没胆子，经常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她的话题总会有个急转弯，直往朱世宝身上碾去，妄图从我这里诈取到朱世宝的情报。

老子怎么晓得猪屎宝的隐私？

老子又不是狗仔队，猪屎宝更不是什么明星！我也没在他的卫生间安装摄像头，没在他的卧室放窃听器，猪屎宝的事，关我鸟事！

会议室的争吵不了了之。围观的群众虽然有点失望，不过也在情理之中。谁想跟朱世宝吵架，天塌下来都没指望。他身为企划部经理，又不懂得打击报复，这种角色，天生就是被人家用高跟鞋狠踩的主儿。

会议室里，最痛苦的就是小欧了。小欧眼睁睁看着心上人被美女凌辱，自己又不敢放半个屁，只好自己的屁自己吞。我不仅BS这样的女人，还很崇敬她。

终于散会。朱世宝忽然喊住我，严肃地说：“辣椒，把你们组最近制订的宣传方案，带到我办公室来。”

那个“婴儿尿不湿”的广告创意书，快把我折磨死了。

十五分钟以后，我和朱世宝面对面。

朱世宝望着我，我也瞪着他。我努力给眼睛里弄出一些神采飞扬的蔑视。我们目光交接，空中发出“嗖嗖”的撞击声。

朱世宝的脸色不太对劲，是不是刚才和美女吵架，动了胎气？

不和女人正面交锋的男人，应该算哪种品类呢？窝囊废？谦谦君子？

“廿四今天调戏你，你是不是暗爽？”我首先发问。

他怔了一下，拧了拧眉毛：“什么暗爽？我为工作焦头烂额，哪有闲工夫跟人家暗爽？”

我把创意书扔到桌面。“你自己看吧，告辞了。”

“哎，我好歹也是你的上司，你不尊重我就算了，你好像还很蔑视我。”

“对不起，朱经理，我不是蔑视你。我是——鄙——视——你。”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真是太敬佩这个男人了。对他污辱已经达到非礼的程度，连我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他居然毫无反应。

这样的男人，要么就是城府极深的阴险小人，要么就是白痴。我更倾向后一种。

“等等，我先看看创意书。”他咕哝一声。

我只好转脸望着他。他低着头，头发不长，在额边轻轻分开，百分之七十往右，百分之

三十往左。从他的脑袋想到他的屁股，这是很容易的联想，反正都是两瓣。

“创意书拿回去，重新写过。”他抬起脸，把本子合上了。

“你看完了？”我瞪着他。

“完了。”他靠在椅背上，严肃地说，“辣椒，你们的问题还没从根本上解决。写创意书，不只是天马行空，还要考虑到执行能力。”他加重了口气。

我差点气成癫痫：“我们费了两周写的创意书，你看了三分钟，就判了死罪。你整老子呢！”

他宁静地望着我：“你们一提到‘创意’两个字，就跟我玩奇幻风格。头脑风暴也有规则，无法落实到具体的执行方案，就是失败。拿回去重写。”

我一把抓过创意书。“朱世宝，看我口型：呲——凹——”

然后我摔门而去。



女人过了四十岁，必须有三两妖气傍身。

——《大姨妈的心灵鸡汤》

下班回到家，正给妈妈梳头，忽听门铃响。透过门镜往外看，大姨妈来了。

我打开门，大姨妈风生水起地闯进来。

“你怎么还猫在家里？出去找男人啊！”大姨妈嚷道，“都什么年代了，还躲在深闺！”

“被你气死了。我不在家，你能进门吗？”我懒洋洋地倒在沙发上，“来之前，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打了招呼能抓住你吗？”大姨妈扔掉外套，一套黑裙裹在身上。

真没天理，中年女人，身材一点没走样，还那么漂亮。脸上泛着光泽，嘴唇鲜润，跟我站在一起，肯定被别人当做姐妹俩。要是被朱世宝那乌眼青看到，一定会说：哎？辣椒，你妹妹看着比你成熟啊。

噫！怎么想到他了？真晦气。呸呸呸！

大姨妈盯着我，开始审问：“我安排的相亲活动，为什么不参加？”

“工作忙咯。”我说。

“别跟姨妈玩那些虚头八脑的。我还不了解你那点小心思？你还惦记着骆驼祥子——别跟自己找不痛快，一个月的孽缘，害你一辈子守活寡，你就为他……”